

当前国际移民的特点与舆情评估*

陈积敏**

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增强。同时,国际间的人员流动也更加频繁,方式更加多样、便捷,体现出明显的全球化特征。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指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①可以说,全球化促进了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又进一步推进了全球化。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的流动不是格外需要容忍的反常现象;它是植根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移民的跨国生活和身份中的正常进程”。^②然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且不平衡,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引发的难民潮所带来的冲击效应以及主要国家政治的“右转”倾向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前国际移民所面临的舆论环境不容乐观。

一、当前国际移民的现状与特点

国际移民是国际社会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体现与实现路径,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它既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新世纪以来,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明显加速,全球化进程日渐深入,国际移民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国际移民在绝对数量上呈较大增势,反映出当今世界人口跨境流动性依然强劲,但移民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未见明显提高。国际移民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这意味着要将国际移民放在一个较长时段中来观察它的特点。冷战后,国际移民流动速度出现了较大提升,尤其是新世纪的前10年。^③1990—2013年,全球范围内国际移民数量增加了50%,超过7700万人,其中主要发生在2000—2010

年间(如表1所示)。在此期间,每年新增移民数达到460万人,比1990—2000年(年均增长200万)高出一倍有余。2010—2013年年均增长有所放缓,但每年达360万人。不过,如果从国际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3年总体变化不大。2013年的国际移民数量约占全球总人口数的3.2%,比1990年(2.9%)仅高出了0.3个百分点,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人口总数也处于增长状态。2013年全球总人口达到了71亿人。^④

表1 国际移民存量及变化(1990—2013)

	国际移民存量(百万)				年均移民存量变化(百万)			年均移民存量增长率(%)		
	1990	2000	2010	2013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13	1990-2000	2000-2010	2010-2013
世界	154.2	174.5	220.7	231.5	2.0	4.6	3.6	1.2	2.3	1.6
发达地区	82.3	103.4	129.7	135.6	2.1	2.6	1.9	2.3	2.3	1.5
发展中地区	71.9	71.1	91.0	95.9	-0.1	2.0	1.6	-0.1	2.5	1.8
非洲	15.6	15.6	17.1	18.6	0.0	0.2	0.5	0.0	0.9	2.8
亚洲	49.9	50.4	67.8	70.8	0.1	1.7	1.0	0.1	3.0	1.5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际非法移民治理比较研究”(项目号:14CGJ011)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① 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② 安托万·佩库、保罗·德·古赫特奈尔编,武云译:《无国界移民:论人口的自由流动》,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③ 《2015年国际移民报告摘要》显示,2000—2005年,全球移民存量年均增长率为2%,2005—2010年达到3%,2010—2015年有所减缓,下降到1.9%。参见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Highlights”,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8日)

④ Ronald Skeldon, “Global Migration: Demographic Aspects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ment”, Technical Paper No. 2013/6, p.7,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migration/documents/EGM.Skeldon_17.12.2013.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欧洲	49.0	56.2	69.2	72.4	0.7	1.3	1.1	1.4	2.1	1.5
拉/加地区	7.1	6.5	8.1	8.5	-0.1	0.2	0.2	-0.9	2.2	1.8
北美	27.8	40.4	51.2	53.1	1.3	1.1	0.6	3.7	2.4	1.2
大洋洲	4.7	5.4	7.3	7.9	0.1	0.2	0.2	1.5	3.1	2.6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二)国际移民流向更加多元,其中南北流动与南南流动是主要形式,而且与区域间流动相比,国际移民的区域内流动更为频繁。1990—2013年间新增国际移民大多数(69%)流向了发达国家,达到5300万人;迁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数量约为2400万,占总数的31%。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布的《国际移民报告2013》显示,2013年全球移民人数为2.32亿人,其中59%生活在发达国家,41%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如表2所示)。2013年居住在北方国家(发达国家的)1.36亿人,有8200万(约占60%)移民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5400万人是在发达国家新出生人口,约占到总数的40%。在另外9600万的移民当中,有8200万人(约占86%)是从南方国家移民到发展中国家,1400万(约占14%)是出生于北方国家。^①2015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国际移民数量达到了2.44亿人,其中71%的国际移民(约有1.73亿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②该比例较两年前上升了12个百分点。

表2 2013年国际移民的来源地与目的地(单位: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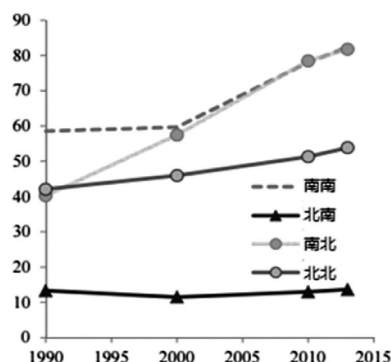
目的地	来源地									
	发达地区	发展中地区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美/加勒比	北美	大洋洲	其他	世界
发达地区	53.8	81.8	11.3	38.9	48.8	31.0	2.4	1.6	1.6	135.6
发展中地区	13.7	82.3	19.7	53.7	9.7	5.7	1.9	0.2	5.1	95.9
非洲	1.3	17.3	15.3	1.1	0.8	0.0	0.1	0.0	1.4	18.6
亚洲	9.7	61.2	4.4	54.0	7.6	0.7	0.6	0.1	3.6	70.8
欧洲	40.1	32.4	8.7	18.7	37.9	4.5	1.0	0.3	1.5	72.4
拉/加	2.7	5.9	0.0	0.3	1.2	5.4	1.3	0.0	0.2	8.5
北美	9.6	43.5	2.0	15.7	7.9	25.9	1.2	0.3	0.0	53.1
大洋洲	4.1	3.9	0.5	2.9	3.1	0.1	0.2	1.1	0.1	7.9
世界	67.5	164.0	30.9	92.6	58.5	36.7	4.3	1.8	6.7	231.5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移民流向具有多样化特点,不仅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南北流动),

发展中国家之间也相互流动(南南流动),发达国家的移民也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北南流动),其中南北流动与南南流动占绝大部分比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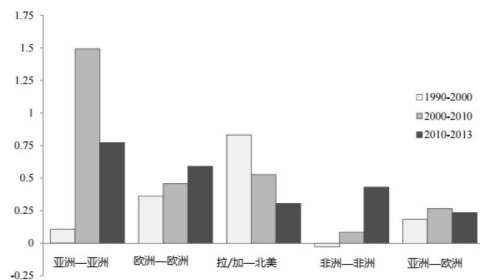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3年国际移民流向及数量(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从国际与区域移民流动性来看,相对于区域间国际移民,因文化相似性、地缘相近性等原因,区域内国际移民更为活跃、频繁(如图2所示)。

图2 1990—2013前五大移民走廊国际移民数量年均变化示意图(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①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②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Highlights”,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三)国际移民的性别比例相对均衡,且多属于工作年龄阶段。从国际移民的性别看,女性国际移民数量略低于男性。2013年,女性移民占国际移民总数的48%。不过,这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别,其中北方国家的女性移民比例较高并呈上升趋势,如从1990年的51%增加到2013年的52%,而女性在南方国家移民中的比例较低并呈下降态势,如从1990年的46%下降至2013年的43%。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15年国际移民报告摘要》显示,2015年女性移民占移民总数的比例为48%,但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女性移民增长速度快于男性移民,而在非洲、亚洲,尤其是西亚地区,男性移民占据主导。^①从年龄看,2013年约3/4国际移民的年龄介于20—64岁之间,其中在1.71亿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移民中,约有61%居住在发达国家。这种状况自2000年后几无变化。当时,62%的适龄劳动力移民居住在北方国家。^②《2015年国际移民报告摘要》指出,72%的移民人口年龄介于20—64岁,比处于这一年龄段的全球总人口(58%)高出14个百分点。^③

(四)国际移民占发达国家人口比例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人口比例。2013年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数量占这些国家人口总数的10.8%,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总数仅占其人口总数的1.6%。1990—2013年,国际移民数量占北方国家人口总数的比例逐渐上升,而占南方国家的人口比例几乎没有变化。^④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基数与出生率不同所致,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际移民的流向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1990—2013年,北美是接收国际移民数量最多的地区,其新增移民数量达2500万人,每年约增加110万人。其中,1400万人(约占57%)来自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其次是亚洲地区(约占35%),约有100万人来自于非洲(约占6%)。欧洲新增移民数量位列第二,在此期间约有2300万人移民欧洲,每年约有100万人,其中43%出生于欧洲、22%出生于亚洲、18%出生在非洲以及14%出生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⑤

可见,国际人口流动存在不平衡性,即发达国家处于净移民人口增长状态,而发展中国家处于移民人口的负增长状态,这一情况在1950—2010年间

没有改变。^⑥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净移民人口增长的趋势还愈发强劲。1990—2000年发达国家每年净移民人口增长数量约为250万人,而2000—2010年增加至每年350万人。欧洲、北美是净移民人口数量最大的两个区域,而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则是移民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⑦

(五)国际非法移民形势总体稳定,但难民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全球移民治理的重大挑战。当前国际非法移民的总体形势保持稳定,未来甚至会出现较大程度的缓解。以国际非法移民较为集中的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例,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美国非法移民的数量为1140万人。皮尤研究中心估算,2007年,非法移民数量达到1200—1240万人。2012年,非法移民数量已经降至1120万人。2014年,美国非法移民总数约为

①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Highlight”,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②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③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5: Highlight”,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5_Highlights.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④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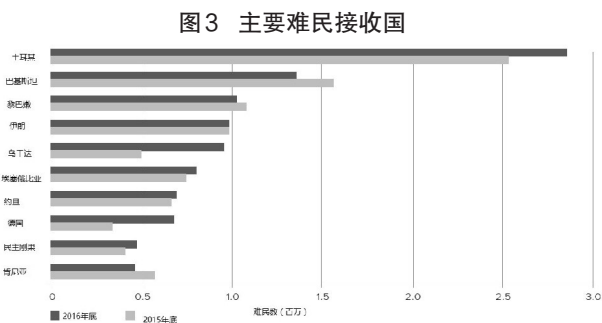
⑤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16日)

⑥ 移民流量(flow)指在一定时间内入境或出境移民的数量,而净移民人口(net immigration)指的是某国入境移民数量与出境移民数量之差。移民存量(stock)是指在特定时间内一国现有的移民数量。流量数据有助于理解移民流动性的特征与趋势,而存量数据对于考察移民对特定人口的长期影响有所裨益。参见:Stephen Castles, Hein de Haas,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fifth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xiv.

⑦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3”,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1110万人。^①

但是,在非法移民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国际难民问题更加突出。截至2016年底,全球难民总数达到2250万人,其中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有530万人,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难民人数为1720万人,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②不仅如此,当前难民构成中未成年人占到了约一半的比重。^③而且,欧美等国在难民安置方面的态度总体较为消极,发展中国家则是国际难民的主要安置国(世界前10大难民安置国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了9个,其中3个为最不发达国家),但它们的安置能力与经验有限,从而制约了国际难民保护的效率。^④据联合国难民高级事务专员(即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发展中国家在2016年安置了经由其认定的难民总数的84%,其中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安置难民的数量都在100万以上,土耳其更是达到了290万人,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同时,最不发达国家为难民提供庇护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达到了总数的28%(如图3所示)。^⑤



资料来源: UNHCR, “2016 in Review: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p.15。

二、当前国际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

结合过去数十年的国际移民变化轨迹来判断,未来国际移民的绝对数将进一步增加:一方面国际移民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无论是从移民文化建构还是从移民网络的形成,抑或是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等,都为国际移民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全球人口增长与分布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劳动力与资源供需等方面的矛盾,人

口跨境流动必然是一种重要的调配手段。颇为吊诡的是,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移民赤字状态,大量的人才流失现象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全球发展失衡,进而令国际移民长期处于不对称流动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实现人口的循环流动是一项重大研究课题。不过,相对于全球人口总量,国际移民在世界人口总数中的占比应不会有太大变化。

尽管如此,国际移民所面临的舆论环境却并不乐观,主要移民目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反移民情绪正在增长。^⑥2013年英国社会态度(British Social Attitudes)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应减少移民数量,其中有超过56%的人认为应大幅减少。^⑦2015年春,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对欧盟成员国对待移民的态度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56%的西欧受访者与60%的东欧受访者反对外来移民。这种反移民情绪尤其体现在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如意大利与希腊。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

① Jens Manuel Krogstad, Jeffrey S. Passel, and D'Vera Cohn, “5 facts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e U.S.,” September 20, 2016,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20/5-facts-about-illegal-immigration-in-the-u-s/>(上网时间:2017年7月20日)

② UNHCR, “2016 in Review: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www.unhcr.org/5943e8a34.pdf>(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③ UNHCR, “2016 in Review: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www.unhcr.org/5943e8a34.pdf>(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④ UNHCR, “2016 in Review: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www.unhcr.org/5943e8a34.pdf>(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⑤ UNHCR, “2016 in Review: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www.unhcr.org/5943e8a34.pdf>(上网时间:2017年8月30日)

⑥ 实际上,自国际移民产生之后,对待它就存在接纳与排斥两种主要认知,对移民的质疑甚至是反对的情绪也就相伴而生。例如在1753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于德国人进入到宾夕法尼亚就表达了不满与鄙夷的态度。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8年11月22日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对外来移民的批判,指“这些外侨对美国无忠诚可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被派到我们中间来的(有具体的事例为证)。目的在于毒害我国人民的心灵,挑拨离间,以便疏远人民和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的感情,从而力图使联邦解体,这就理所当然地毁坏了由于革命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美好前景。”参见 Cynthia S. Becker, *Immigration and Illegal Aliens: Burden or Blessing?* New York: Thomson Gale, 2006, p.2;《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0—351页。

⑦ 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 “UK Public Opinion toward Immigration: Overall Attitudes and Level of Concern”, <http://www.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resources/briefings/uk-public-opinion-toward-immigration-overall-attitudes-and-level-of-concern/>(上网时间:2017年10月6日)

一项民调显示,80%及以上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认为应该减少他们各自国家的移民数量。^①盖洛普2012—2014年对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对待移民的态度所作的民调显示,从世界范围内来说,认为目前本国移民人数应保持现有水平或有所增长的人的比例分别是22%和21%,而认为应当减少移民的人的比例达到34%。其中,欧洲对于移民总体持负面态度,高达52%的受访者认为欧洲移民应该减少。^②在10个主要的移民目的国,47%的成年人认为可以保持或增加移民数量,但4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移民量,其中俄罗斯、英国、西班牙主张减少移民的比例均超过半数,分别为70%、69%与56%(如表3所示)。^③该项调查还发现,一国公众对于移民的态度与该国执行的移民政策密切相关:对于采取减少移民政策的国家,61%的成年受访者表示希望看到移民数量下降,而那些推行增加移民政策的国家,仅有2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看到移民数量下降。不过,对于这两者之间究竟是政策影响民意,还是民意影响政策,抑或是相互影响还需要具体分析,但该报告指出对移民的公共舆论和一般媒体用语对移民政策制定会产生重大影响。^④2016年益普索·莫里对22国家1.6万名受访者进行的民调结果也显示,绝大多数人对当前移民水平感到不满意,其中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国家的移民数量太多了,仅有20%的人认为移民对国家发展起到正面作用,而几乎一半的人表示移民正使得国家朝着他们并不喜欢的方向发展。^⑤

表3 10个主要移民目的国对移民的态度(%)

	当前水平	增加	减少	不知道/不回答
美国	33	23	40	4
加拿大	45	22	30	4
阿联酋	49	21	13	17
俄罗斯	12	5	70	12
英国	24	5	69	2
西班牙	35	5	56	5
德国	49	14	34	2
法国	40	6	44	10
澳大利亚	40	30	25	6
沙特	36	32	24	9

资料来源:Neli Esipova, Julie Ray, Anita Pugliese, Dato Tsabutashvili, "How the World Views Migration," <http://www.iom.int/files/live/sites/iom/files/pbn/docs/How-the-World-Views-Migration-Gallup-flyer.pdf> (上

网时间:2017年7月6日)

面对日益上升的反移民情绪,国际社会作出了反应。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扎伊德(Zeid Ra'ad Al Hussein)表示,对待移民需要有基于事实的认知,而不应是源于主观的偏见。2015年12月15日,他在日内瓦举办的一场纪念12月10日人权日和12月18日国际迁徙者日讨论会上表示,目前世界各地对移民的排斥和憎恨言论不断增多,这种现象与各国移民政策受到偏见和错误推测的影响有关。^⑥例如,为了迎合读者对移民和难民不满的情绪,捷克最大的一家报纸主编指示记者将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描述成一种“威胁”。^⑦欧洲国家的一些报纸将移民称为“蟑螂”(cockroaches)、“乌合之众”(swarms)、“野蛮人的瘟疫”(plague of feral humans)等,将移民潮比作是“洪水”“入侵”,甚至刊登漫画,将移民画成手持枪支、与老鼠混迹在一起的人。^⑧扎伊德表示,这让人联想起纳粹将犹太人

① Anna Grzymala-Busse, "An East-West Split in the EU," *Current History*, March 2016, p.92.

② Neli Esipova, Julie Ray, Anita Pugliese, Dato Tsabutashvili, "How the World Views Migration", <http://www.iom.int/files/live/sites/iom/files/pbn/docs/How-the-World-Views-Migration-Gallup-flyer.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6日)

③ Neli Esipova, Julie Ray, Anita Pugliese, Dato Tsabutashvili, "How the World Views Migration", <http://www.iom.int/files/live/sites/iom/files/pbn/docs/How-the-World-Views-Migration-Gallup-flyer.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6日)

④ Neli Esipova, Julie Ray, Anita Pugliese, Dato Tsabutashvili, "How the World Views Migration", <http://www.iom.int/files/live/sites/iom/files/pbn/docs/How-the-World-Views-Migration-Gallup-flyer.pdf> (上网时间:2017年7月6日)

⑤ Helen Dempster and Karen Hargrave, "Understand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refugees and migrants",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1600.pdf>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6日)

⑥ “人权高专:移民政策应基于事实而非偏见”, <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12&Kw1=%E7%A7%BB%E6%B0%91>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⑦ Helen Dempster and Karen Hargrave, "Understand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refugees and migrants", Working paper 512, June 2017, p.18,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1600.pdf>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6日)

⑧ Helen Dempster and Karen Hargrave, "Understand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refugees and migrants", Working paper 512, June 2017, p.18,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1600.pdf>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6日); “人权高专:移民政策应基于事实而非偏见”, <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12&Kw1=%E7%A7%BB%E6%B0%91>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画做老鼠,以及在卢旺达大屠杀之前图西族人被称为蟑螂,“对于许多人而言,看到一只老鼠或蟑螂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要打死它。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和卢旺达,那些被比作老鼠和蟑螂的人后来遭到大量杀害。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这种言词已经导致,现在也仍然能够导致暴力”。^①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William Lacy Swing)在纪念2015年12月18日国际迁徙者日时指出,媒体和社会正在把移徙者描绘成一种社会的邪恶力量,导致家庭离散、社区分化,并滋生宗教狂热主义。他警告称,全世界反移徙者的情绪正在高涨,政治动荡不安,领导力和道德感正在逐渐丧失和没落。对于移徙者问题的争论只是单方面地集中在恐惧、负面和不安全感之上。斯温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混乱和矛盾的世界。我们正在经历不断增长和扩散的反移徙者的政策和情绪。建立围墙和铁丝网、实行严厉的签证机制并不会对移徙者有任何帮助。事实是,这种措施将把越来越多的移徙者推向犯罪团伙、人口走私和贩运者。国际社会正在以其过时的移徙政策为人口走私和贩运者提供资助。这些政策并没有与人口发展的现实保持一致。各国政府没有以人道方式管理人口的移徙,而是正在逐渐地以短期的出于安全考虑的方案加以应对。出于恐惧,这些政策助长了有害甚至危险的偏见。”^② 可见,理性认知需要建立在非情绪化的、正确的语言表述基础之上。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显示,媒体对移民进行负面的、非人化的刻画会产生一种社会危机的意向,即使这种危机根本就不存在。^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只局限于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在世界各地,族裔民族主义和外国人恐惧症都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扎伊德认为在于许多国家的移民政策是根据非常有限的证据来制定的,“指导政策制定的应当是事实,而不是传言、偏见和错误的推断。”^④ 实际上,根据经合组织国家开展的一项研究,移民通过税收等为公共财政所作的贡献大于他们所获取的福利;也没有证据说明移民比其他群体更容易犯罪。同时,许多移民目的国的人口正在下降,而移民工人填补了劳动力市场的缺口。例如,到2050年,德国每年都需要50万移

民工人。在过去10年中,美国劳动力的增长中有47%都是移民,在欧洲这一数字更高达70%。^⑤ 2015年12月16日,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全球移民工人评估》(Global Estimates on Migrant Workers)报告数据显示,全球2.32亿国际移民者中,超过1.5亿人为移民工人,而超过70%的移民工人在家政等服务行业工作。报告预计,随着社会老龄化以及其他人口和社会经济变化,家政移民工人可能将继续在国际层面大量流动,以满足关爱和家庭服务的需求。^⑥ 显然,全球移民已成为世界繁荣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持力量。

总而言之,对待国际移民需要正确的态度,而不是对其加以污蔑。国际社会应从历史角度恢复对移徙者正确的评价和赞赏,因为在历史上移徙者一直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压倒性力量,通过安全、有保障和合法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管理会带来双赢的结果。值得庆幸的是,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校正当前国际舆论在对待移民问题上的片面性与偏激性。2016年9月19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难民与移民纽约宣言》称,“我们正在目睹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安全、有序而规则的移民所带来的好处与机遇是巨大的,但往往被低估”;

(转第25页)

① “人权高专:移民政策应基于事实而非偏见”,<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12&Kw1=%E7%A7%BB%E6%B0%91>(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② “国际移徙者日——国际移徙组织总干事斯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移徙者的艰难处境”,<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40>(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③ Joana Kosho, “Media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 Attitudes Toward The Migration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 Technology Research*, Vol.5, Issue 5, 2016, p.88.

④ “人权高专:移民政策应基于事实而非偏见”,<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12&Kw1=%E7%A7%BB%E6%B0%91>(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⑤ “人权高专:移民政策应基于事实而非偏见”,<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12&Kw1=%E7%A7%BB%E6%B0%91>(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⑥ “劳工组织报告:全球移民工人超过1亿5000万 家政移民工流动活跃”,<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5317&Kw1=%E7%A7%BB%E6%B0%9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pp.xi-xiii,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36343.pdf(上网时间:2017年7月19日)

等发挥有限的政治影响力。宗教精英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限于文化、立法和教育等领域,而这种影响力主要源自伊斯兰教法,产生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机构是高级乌莱玛委员会、朝圣事业委员会、伊斯兰教法大学和新闻媒体;部落精英相比宗教精英的政治影响力更加微弱,影响领域主要集中在地方政界,政治影响力的来源则是传统的部落文化,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机构是地方议会和国民警卫队;商业精英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国内私人资本领域,其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是资本投资,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机构是最高经济委员会和最高工商业委员会;官僚精英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和石油产业,政治影响力来自其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并通过大臣议会、协商委员会和最高石油与矿产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发挥作用。

此外,在沙特社会里精英群体的数量和规模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整个精英权力体系以沙特王室精英为核心。一方面,伴随着沙特王室成员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王子转向商业领域或者更低级别的政府职位,从而把许多非王室精英从该领域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在动态的宗教和官僚精英群体里,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事业心的精英也将

挑战沙特王室精英统治层,并进入更高一级的管理平台。◎

(责任编辑:程星原)

(接第12页)应注意到大量的流离失所者与非法移民所带来的挑战;“将全力保护所有难民与移民的人权,不论其身份如何”,“强烈谴责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主义以及对难民和移民不容忍现象的行为和表现,以及经常适用于他们的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陈旧观念”。此外,宣言还表示将通过国家合作来解决引发大规模难民与移民流动的根本原因,包括预防性外交对早期危机状态加以管控、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加强人道主义协调与国际和平建设、增进法治与保障人权等。^①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策实践上要做到这些都不容易,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地缘政治动荡、大国博弈激化与民族情绪高涨的时期,更需要世界

各国领导人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与超乎寻常的合作精神。◎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UN,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October 3, 2016, pp.1-3,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1/1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6日)